

# 許進雄古文字論集

許進雄 著

中華書局

## 我的研究生涯(代序)

很高興中華書局願意出版我這本有關古文字學的論文集，讓大陸的學者比較容易參考我的一些學術論著。中華書局顧青先生建議此集的選材應反映我從事學術工作的完整過程，不要因年輕時論點不成熟而棄置。此集選了四十篇，而早年所作的一些甲骨綴合工作，因為都已為《甲骨文合集》與《補編》所收錄，所以不收進此集。所選包括我整個學思過程，因此就想以自己的研究生涯作為此書的序，說明某些文章與觀點的撰寫背景。

偶然的機遇常是事件的關鍵點。甲骨學並不是我當初的人生規劃，想不到偶然的因素，成就了我對甲骨學的興趣以及治學的風格。我於一九四一年出生於窮人家庭，沒有書香氣息。在高中三年級時，自己對於能否考上理想的大學並無把握，因此就辦理休學手續，打算如果考不上理想的大學時，還可以回校再次準備考試。想不到那年的報考章程竟然變更，不能以同等學歷報考。我只好賦閒在家，漫無頭緒地過輕鬆的日子。有一天，不知何故買了王念孫的《廣雅疏證》，閱讀後發現，十幾個不同的字竟然可以有同樣的意義，而一個字卻可以有非常不一樣的許多意義。雖然那時尚不能理解何以會有這種情形。只覺得中文非常奧妙，越讀越覺有趣味，於是又買了好幾本同一性質的訓詁學著作來閱讀。或許也因為自己的英文成績太差，心想，就算考上理想的學校，將來學習時也必困難重重。所以恢復學籍後，我就由報考理工科系的甲組改變為文科科系的乙組，立志就讀中文系，也如願考上了臺大。

進入臺大中文系後，我沒有要求自己拿高成績，卻把求知的重點放在文字學上。不但旁聽二年級的文字學、三年級的聲韻學，自己還閱讀王筠、段玉裁等清代《說文》學者的著作，也積極向戴君仁、金祥恆兩位教

授請教所不瞭解的地方。那年，一九六零年，正值臺大文學院古文字研究室辦的《中國文字》創刊，金老師送了一本給我，裏頭有一篇金老師所寫的《釋虎》。讀到了虎字由甲骨、金文一步步變化到楷書的過程，才恍然大悟中國的文字確實源自圖畫，從此就堅定了我學習甲骨文、一探中文奧秘的決心。

大一的暑假，金老師要我到第十研究室讀書。我興致勃勃地跑到研究室，發現金老師還未到。我就先進去，坐下來看自己的書。不久有位穿著不是很光鮮的老先生進來，問我有何事，回答了問題後，他又問我看什麼書？我答說段注《說文解字》，他又問有何感受？我不知他就是鼎鼎有名的甲骨學大師董作賓先生，竟答說段注有不少的錯誤。他立時大聲吼叫，斥責我狂妄，引來了許多的圍觀者。後來我瞭解他中過風，情緒有點不穩定。直到他逝世，我都不敢再接近古文字研究室。

大二上李孝定老師的文字學課，他對我的甲骨學知識有所肯定，於學年末推薦我以《商代祭祀的研究》為題目，申請中國東亞學術研究獎學金。對於一個大學部的學生來說，這個獎學金的獲得，是莫大的鼓勵。因為不但獎金高，競爭的人還包括學歷高出我許多的講師、助教等。一年後完成的研究報告就是我最後在《中國文字》發表多篇文章的基礎。

大三上屈萬里老師的《尚書》課。屈老師對於我甲骨學的知識也有所肯定。大四時寫了一篇《對張光直先生的〈商王廟號新考〉的幾點意見》，向老師請教。老師竟然把它投到《民族學研究所集刊》而發表了，文章能被刊登在這樣的專業學報，對我又是一次鼓勵。上了臺大的中文研究所，我本來請求金祥恒老師當論文的指導教授，他卻要我商請當時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學的屈老師指導我的論文《殷卜辭中五種祭祀的研究》。現在回顧，應是當時少數從事周祭研究的重要論文之一，後來屈老師推薦我去加拿大工作，或是有些關係吧。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藏明義士先生的甲骨，商請中研院推薦人選去從事整理的工作。李濟之先生、屈萬里老師聯合推薦，建議以那一批甲骨作為我撰寫博士論文的主要資料。但博物館認為如借用該館藏的資料去撰寫論文，就不好付我薪金。最後決定安排我兩年就從研究所畢業，當一年的助教以充實英文能力，以及準備到加拿大博物館工作的事宜。

一九六八年底,我到多倫多的博物館報到。我的工作除了整理和研究,也要拓印甲骨上的文字。拓印甲骨需要技術與時間,一向由技術人員操作,學者很少自己動手。但在加拿大,別無他人可求,只得自己拓印。拓印時需要用蜂蠟作甲骨的襯座,才不會損傷甲骨。拓印完成後也必須清理背面的蠟。在長期的清理中,我慢慢感覺到,每一時期甲骨的鑽鑿好像都有其各自的形態和大小。後來再對美國、日本、英國、臺灣等地收藏的甲骨作對比研究,肯定各地甲骨顯現的情況都一致,確實有助於斷代,乃發表一系列有關鑽鑿斷代的文章。後來經科學發掘,有地層根據的安陽小屯南地甲骨,其上的鑽鑿形態,也與我之前所做的結論有同樣的現象,可確定鑽鑿形態是可行的斷代標準之一,故張光直先生許之為董作賓先生十個斷代標準外的第十一個標準。胡厚宣先生曾表示出很高的興趣,要陪我在全國走一趟,摹寫鑽鑿的形態。可惜這個願望沒有實現。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本是多倫多大學的一部分,因為編制擴充,於一九六八年分出,成為獨立的行政單位,但兩機構仍保持某種程度的聯繫,博物館也有十幾個在大學任教的名額。自己既然打算在加拿大安定下來,就得讀個博士學位才能在職位上有所提升。依多倫多大學的規矩,沒有設博士班的系,有哲學碩士的學位也可以任教。一九七二年以半工半讀修完哲學碩士後,東亞系還未設博士班,但我已獲得加拿大學術院“教師進修博士項目”兩年的獎學金,所以就被安排先進入人類學系修讀博士課程,從事以甲骨上的鑽鑿形態作為斷代標準的研究。於一九七四年東亞系設立博士班後,就轉到該系,由史景成教授指導,並於該年年底獲得博士學位。論文就由藝文印書館出版,書名為《卜骨上鑽鑿形態的研究》。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為人文與科學並重的展示單位,其收藏的中國文物最為有名,號稱中國以外十大收藏之一。既然身為其中的一員,自然要涉及文物的典藏與展覽的工作。此館的展示以主題展為重點,每籌劃一次展覽就像寫一篇論文,有一定的規格。因此研究人員對每件文物的相關社會背景就要有相當的認識,才能好好設計,透過展覽把理念表現出來。在這種工作氣氛下,我通過自修學習了有關考古、民俗、文獻、科學等各方面的知識,體會到文字的創意和古人生活的經驗是息息相關的,因此也完成了一系列像《中國古代社會》那樣以古人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經驗來探索中國古文字創意的論文。

由於長年生活於國外，事業安定，我已習慣了僑居地的生活環境，並沒有長期回臺灣的打算。但學長曾永義教授幾次到我家做客，一再勸導我回母校貢獻，訓練甲骨學的人才。一九九六年我就請了長假回母校任客座，更在兩年後毅然結束加拿大的博物館和大學的職位，專任臺大中文系的教授，講授甲骨學、文字學、中國古代社會與中國文物概論等課。去年自臺大屆齡退休，又接受同班同學黃啟方教授的邀約，到世新大學擔任教職。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所藏的明義士與懷特兩氏的甲骨，由於內容頗為豐富，堪為甲骨研究的重要材料，我幾次得到大陸學者來信索取，因此建立了聯繫的渠道。筆者於一九七五年首次到大陸訪問，見到胡厚宣先生，從此與多位甲骨學者有良好的互動，與各大博物館也有往來。但是回到臺灣教學後，因為暑假都要回加拿大省親，我從此就失去了向大陸同好請教的機會，希望通過這本論文集出版的契機，重啟我到大陸遊歷的機會。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書法家朋友薛平南先生，他屢次得獎的書法肯定將為本書的封面增添很多光彩。







許進雄









二零零七年五月於臺北










## 釋 御

從來治契者大都釋為御，謂其形體有繁簡之差，而意義則無別，殊不知義與迥異，有使馬之義者應為。因其形體近似，至金文始混淆，合二義為一形，存而廢。故後世不知其溯義，誤以“使馬”為之本義，今辨兩字之義，並闡明其蒙混之因。



卜辭之異體有（《乙》7041〔《合》656〕）（圖 24）云：“于龍甲？勿必是御字，乃古人取意男女不分。三體，則為派生字，與本義無關。約行於一至三期，行於四期，則一二見而已。此字孫詒讓首先考釋，疑為紹之省（《契文舉例》上 15 頁）。至羅振玉始定為御字，其後董彥堂先生及孫海波、楊樹達、聞宥諸學人並從之，惟其義則諸家各有申述。羅振玉云：

《說文解字》：“御，使馬也，從彳從卸。古文作馭，從又從馬。”此從從，與午字同形，殆象馬策，人持策於道中是御也。或易人以而增止，或又易以人，或省人，殆同一字也。作者亦見孟鼎。或又從又馬，與許書古文同。或又從象（《殷虛書契考釋》中 70 頁）。



按：羅氏釋御者有諸體。孫海波云：






當為禦，從示從，即御字，卜辭作諸形，並象人持午御馬狀。此作者，士即形之省變。《說文》：“禦祀也。從示御聲。”金文禦祖己鼎作形，與此同可證（《文錄釋文》廿三及《考古》5 期 57 頁）。










吳其昌云：










御初文作，從從午。午爲矢藁，象人持矢藁爲馬策之形，是馭夫也（《殷虛書契解詁》前 1. 4. 2 解）。

郭沫若云：

午字作若，御字從之，可知午之初意實馭索之象形（《甲骨文研究》下 56 頁）。

羅、孫、吳、郭四人均依《說文》御馭爲古今文之說，以爲兩字之溯義亦必相同，因以“使馬”附會爲馬策，象人持策以馭馬狀。粗視先秦典籍御馭之可通借，必謂此釋頗得其意，然稍一深思，即覺不無商榷之餘地。自字形言，之與離析，並無持拿之意，且未見與馬有牽連關係。就字義言，古今字多同音之假借，不限必相同之義。卜辭中，除“御方”及“御史”外，御皆爲祓除不祥之祭名，亦無與御馬有關之義，故聞宥等人懷疑“使馬”之說。聞宥云：

羅釋御是也。惟其說則未諦。實不象馬策，與離析，亦無持意。此午實爲聲，象人跪而迎迓形。，道也，迎迓於道是爲御。《詩》“百兩御之”，《箋》曰：“御，迎也。”迎則客止，故又孳乳加止。諦言之，當曰：從行從從止，午聲。其作者，省文也。其訓迓者，朔誼也，他訓爲後起義。又卜辭之，截然兩文。金文不橋敦蓋馭方與御追並出，可見二者絕不相同，至許君乃誤合爲一，又誤以御之省體爲卸（經傳無卸字，明其非古），而以去古誼遠矣，……卜辭所出之御多言迎尸之事，積久則爲祭之專名。……其非言迎尸者，則大抵用如親迎之迎……（《殷墟文字孳乳研究》）。

聞氏論“使馬”非御之義至有見地。惟於詮釋此字仍以爲較簡之字形皆省文，致將前後因果倒置。文字演化雖多有由繁趨簡者，然其由簡增繁亦非不費。依斷代之標準，實先出現之字形，其餘數形皆後出而較罕見者。聞氏謂經傳不見卸字，而斷不古於。豈知較古之字，多爲他字取代而湮沒，故以原始字體牽就後來之字義，其不免扞格不待言矣。聞宥、羅振玉等人所援以爲說之諸形，其義實與有異，惟形近或以爲聲而已。

其辭有：

伐，其觸？每？歸於止，若侑羌方？

伐，其歸？乎獫狁，王弗每？

其乎伐獫狁羌方于義祖乙，侑？羌方不噩僂？

于獫帝，乎獫狁羌方于止，侑？方其大出？ 《京都》2142(圖 1)

(《合》27972)

卜賓貞：多馬羌獫狁方☐ 《續》5. 25. 9(圖 2)(《合》6761)

貞：僂帚好乎獫狁伐？ 《前》6. 6. 3(圖 3)(《合》6545)

☐在六方方☐ 《京》4359(圖 4)(《合》30525)

壬申卜，貞：乎☐獫狁？在豷☐在獫☐？ 《前》2. 18. 6(圖 5)(《合》8189)

丁未☐貞：☐獫狁☐？

貞：不風疾？ 《後》下 12. 9(圖 6)(《合》13911)

丁未卜爭貞：令商豷☐乎豷☐壬豷☐？ 《後》下 12. 10、《前》6. 226(圖 7)(《合》5899)

似皆與方國征伐有關。第一辭之文例似禦祭羌方于義祖乙，然禦祭無有關征伐之記載，其文法與他禦祭之辭亦不類。禦祭乃攘除不祥之祭，既攻伐羌方，何又為羌方祈禱之理。而“告方”“豷方”從不言伐某方，又告獫狁方于神祇者，皆因某方入侵，方才告獫狁之。本片言“伐御當非禦祭可知”。卜辭又有：“王乎伐馬羌”(《林》2. 15. 18[《合》18792])。“貞多馬羌御方”(《續》5. 25. 9[《合》6761])，陳夢家言羌方為遊牧之民族，居處不定，馬羌疑馬方之羌，或馬方及羌方之合名。準此則馬羌御方，疑為三國之名。御羌方為御、羌二國之合名。卜辭“豷方”一辭多見，觀其文例，與“告方”“豷方”不同，疑非祭名，乃國名(詳後)。禦祭從不作獫狁形者，而豷方借豷之聲為名，故或加豷，以明其為國族名，今以豷之四例相較，無一例與豷祭同者，則其非豷可斷言矣。豷之有撲伐意，知豷當是前進之意而非客止。然則豷之本義為何？何以有禁止之意？實非今日材料所可隨意猜測，唯聞氏說從午聲，近似。禁止攘除

乃抽象之義，難以圖畫表達，其最好造字法當是形聲。《說文》“午，𠄎也。”“𠄎，逆也。”“逆，不順也。”午有不順之意，而此祭為祓除不祥之祭，故從𠄎象人跪坐以祈禱狀，而以午聲明所禱者乃有關不順之事，如此解釋，雖不盡當，要比“使馬”及“迎迓”之義為近似。

卜辭之義約有三：

## 一、祭 名

《爾雅·釋言》云：“禦、圍，禁也”。《釋文》云：“禦本作御。”卜辭作“御某人于某”，或“御某疾于某”，或“御于某”，或“御某人”皆是。楊樹達謂攘除疾病或他不幸之事（《甲文說》上 18 頁），甚是。殷人第五期起即不用此祭，故後世無以為祭之專名。唯《史記·封禪書》云：“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左傳·昭公四年》云：“雹可禦乎？”尚存其遺意，卜辭舉行此祭所祓除之災難約可分三類：

（一）疾病的攘除：

于祖辛御疾？ 《乙》4875（《合》1720）

王疾，勿御？ 《乙》4774（《合》13706）

疾象人體受傷流血，依於板上以寢息之狀，此不指何處為疾。嚴一萍先生說乃全身症狀未顯之初期病象。



御疾止于父乙籛？ 《南輔》17（《合》13688）


貞：疾止，御于妣己？ 《庫》92（《合》40373）

止象人之腳趾形，為趾之本字，祓足之有病也。











貞：于甲御帚奴？ 《乙》3661（《合》13663）

貞：御于父乙？ 《前》1. 25. 1（《合》13652）





即齒之象形，象齒間有物，聞一多釋齧，乃食物著於齒間，腐敗而蝕齒致缺朽之病。

貞：御于祖乙？ 《乙》690、1099（《合》1580）


貞：御王于羌甲？ 《乙》842（《合》1795）


《周禮·春官》：“君占體。”注云：“兆象也。”象牛肩胛骨上有卜兆刻辭，為鋸去骨白者。疑即體字，借為人體之某部。他辭言：“不其”，“王”？（補正：之意為蠲除，應為冎字）有搖擺不定意。為牛之肩胛骨，假借為人體，當亦有關骨頭，疾疑是骨頭酸痛麻痺之病。

乙御王？ 《京》3082（《合》20704）

《說文》古文胃作, 為後來添加之義符，正象胃之形，示胃重層且有食物也，疾胃其猶今之胃痛歟？

勿御雀于母庚，弗其播風爨疾？ 《甲》3078（《合》13892）

卜辭有災害意播風，有疾言為風所禍而有病疾，大約如今之感冒。

□已卜，爨疾言，御？ 《後》下 10. 3（《合》13638）

于省吾證古音言一字，疾言亦疾音，通作瘡。《釋名》：“瘡，奄然無聲也。”


御王目于妣己？ 《乙》4720（《合》13624）

為眼病。



壬午卜，賓貞：御惟于日？

戊子卜，賓貞：酒在疾，不從王 伐？ 《甲》2121（《合》9560）

殷人好酒，歷史有名，由酒而生之病，且經一星期猶不能康復作戰，必是酒精中毒，否則不會如此之久。


御帚鼠子于妣己？ 允爨。 《戩》7. 16、《續》1. 39. 4（《合》14118）


勿御帚好于？ 《乙》7156（《合》2832）


唐蘭釋為地蝨之象形，說“應讀為惛，或愾訓憂。然憂不似為疾病，故嚴一萍先生疑借為眴，通曠及眩為眩暝之病。”

帚媠不其鉋？

貞：御帚媠？ 《乙》3337（《合》1773）

貞：爨御？ 《乙》7568（《合》13713）

辛酉卜其御？

辛酉卜求爨生？ 《乙》5405（《合》22099）

本爻生，乃患不育而求賜子。爻，郭沫若釋鉋，謂娶之省，生男爲娶，生女爲不娶。爻身與爻子均有孕之義，婦人生產要受莫大痛苦，且古時醫術不發達，時有難產之危險，故亦得攘除之。

貞：御疾于父乙？ 《乙》6344(《合》13668)

丙辰卜，(亘)貞：御于南庚？ 《乙》6733(《合》6477)

御疾于妣癸？ 《乙》4540(《合》13675)

貞：御于兄丁？ 《前》1.39.3、6.64.7(《合》4306)

疾御于妣己筮妣庚？ 《庫》283(《合》40372)

唐蘭釋身，象婦人有身腹隆然，殆身之異體，正指受病處在腹之內部，未知與“爻”義同否，身上之小圈，亦疑爲病處。

御用于？ 《後》上 6.4(《合》22145)

或釋夢，則夢筮所驚，猶今民俗之受驚。

貞：爻疾于小，御于？ 《乙》7488(《合》13679)

于祖丁母妣甲御爻？

于妣庚御爻？ 《續》1.35.1(《合》2392)

戊申卜，王御于父乙，庚戌于？ 八月。 《簠帝》181(《合》19933)

□戌卜，爻鉤，司御于？ 《簠人》9(《合》20029)

以上數辭均不明何疾。

貞：于羌甲御克疾？ 《乙》1394(《合》641)

庚戌卜，爻舊御于妣辛筮父丁，佳止爻？ 《乙》5405(《合》22099)

疑皆是足病。

甲午卜，王馬，其御于父甲？ 《錄》312(《合》30297)

不知何義，然《說文》從之字均有傷殘意，故亦必病名之一，未知是否。

(二)災害的攘除：

辛酉卜，御水于土雉？ 《鐵》14.3、99.4(《殊》835(《合》14407))

其侖御又大雨？

弼藟亡大雨？ 《續存》1758(《合》30033)

御又宗夔，又雨？ 《續存》1759(《合》30318)

是河水汜濫或雨量太多，祈水止雨或消水。

天御榦？ 《乙》4505(《合》22093)

殷代祓除疾病絕大多數向上甲以下祖先祈求，本辭祭天則必自然之災難，從日東聲，或即是地震之震。

貞：御年于上甲？ 五月。 《庫》1684(《合》40115)

(癸)未卜，御年(于)大乙？ 《前》1. 4. 2(《合》1261)

☐御年☐ 《續》1. 46. 7、2. 7. 8(《合》15716)

年，象頭頂禾形，示有收成之義，御年與<sup>禾</sup>年均是求年之祭，而御有祓除之義，且不多見。則御年當是年成歉收，有饑饉之事，方積極祈求禦除此種災荒。

### (三)出入家居的平安：

執夷御各于畱用，王受又？

于入自畱用，王受又？ 《雙劍》171(《合》27281)

御父乙，至于商，酒？ 《契》402(《合》2199)

☐卜，疑(貞)：工入御？ 《京》1633(《合》25997)

辛丑卜，<sup>田</sup>：御步于學戊其<sup>人</sup>方？ 《前》1. 44. 5

丙辰卜，即貞<sup>人</sup>出<sup>人</sup>于夕，御<sup>人</sup>？ 《後》下 6. 1(《合》23602)

各假爲爇，至也。或步或出入而要舉行禦祭，當是祈求出入無恙。

于父乙藟雉，御儻？ 《鐵》145. 3(《合》4116)

壬寅卜，御榦于父戊？

壬寅卜，榦，亡禍？ 《乙》6690(《合》22094)

癸酉卜，王：御<sup>人</sup>告？ 《鐵》86. 1(《合》4488)

弼御畢？

乙未貞：佳上下弼畢？ 不佳上下弼畢？

御于<sup>人</sup>，亡僭？ 《京都》1842(《合》32841)

丙子卜，貞：御<sup>人</sup>？ 《前》6. 3. 4(《合》17939)

畢御于父丁☐牛，受我又？ 《南明》624(《合》32844)

乙酉卜，亘貞：乍御𠄎不𠄎？ 《京都》994(《合》17086)

當象人持棒打蛇狀，象蛇咬止形，𠄎象以棒擊背狀，𠄎象人困於井坎之狀，均有災禍意。亡侍，亡禍，亦有不祥意，為卜辭之通例，只求平安無恙，無甚深意。

## 二、官名

貞：乎(𠄎)鐘入御史？ 《前》4. 28. 3(《合》5560)

貞：乎𠄎入御史？ 《簠人》83(《合》5558)

乎入御史？ 《乙》4322(《合》151)

癸巳卜，其乎北御史𠄎？ 《甲》1636(《合》27897)

辛巳(卜)，貞：令鐘𠄎史？ 《方》1. 19. 2(《合》25)

乙卯卜，：𠄎御史？ 《鐵》183. 4(《合》20353)

辛未𠄎卜，我入商𠄎我御史？ 《珠》114(《合》21717)

𠄎卜，颺貞：方𠄎取乎御史？ 《乙》7360(《合》8796)

之曰爌來艱，乃𠄎御史𠄎？ 《前》7. 31. 3(《合》1075)

癸取岳御史于止，勸伐望，王受又隻用？ 《南上》100、《摭續》141(《合》28089)

屈萬里先生云：“御史當即《書·大誥》、《牧誓》等篇之御事，舊說以為治事之臣，蓋泛指官吏而言也，北御史者，居於北部之官吏也。”是矣。

## 三、方國名

己卯卜，王：令𠄎方？ 《外》30(《合》20451)

余勿乎𠄎方？ 《庫》595(《合》39918)

貞：糞于𠄎方 《前》5. 2. 7 (《合》4843)

壬午卜，貞：王令多𠄎方于𠄎 《後》下 42. 9(《合》20450)

□巳卜，王貞：于中商乎𠄎方？ 《佚》348(《合》20453)

□乎𠄎方于商？ 《後》下 41. 16(《合》20450)

□卜，賓貞：令多馬羌𠄎方□？ 《續》5. 259(《合》6761)

辛亥卜，貞：令葦𠄎方于涉𠄎？ 《甲》3539(《合》48888)

御方就其文例與告方、求方相似，似亦祈禱戰爭之事，然求祭與告祭均祀鬼神，何以御方皆爲地名？若御方有抵御方入侵之意，然第二辭言“葦于𠄎方”，明𠄎方爲地名。卜辭例凡言某日而遇舉行某祭，除五祀統外，皆不寫該祭祭誰，而只作“葦于某祭”，如“丁未貞：勺歲，吏祭葦？”(《粹》422[《合》34615])“吏又 𠄎，葦又勺，王受又？”(《粹》1160[《合》26992])“芘于上甲，其遘又勺歲，二牛？”(《粹》438[《合》25940])“其又勺歲自上甲，葦翌日？”(《南明》522[《合》27076])故御方釋爲地名或國族名爲妥。疑“令多田御方于”者，乃“令多田乎御方于”之省，其義爲令多田呼籲御方屯聚於某地以待征戰。而《逸周書·世俘》篇云：“大公望令御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是御方爲國族名於史有明證。

觀以上三義，與字形意義相關者，當只攘除一義。此祭不同於別祭，即在卜問病疾一事。告祭求祭，雖亦有求病癒之事，皆不過數見，不若御之專祓不祥之事。吳其昌言御爲進食以享養先人(《解詁》)，此乃各種祭祀之通例，不足發御之本義明矣！

𠄎之形與𠄎至近，故易爲人不察而混淆，諸家是以均無解說。𠄎之卜辭極多，唯皆與田獵征伐有關。胡厚宣於《集刊》八本四分《釋癡用癡御》之御即此𠄎，然所舉二辭以爲有“用”義者均不確。他釋“乙巳卜，尢，貞亞𠄎乙羌，其御用？”(《甲》2484[《合》27321])說：“御用連稱，又《楚辭·九章·涉江》‘腥臊並御’王逸注‘御，用也’，可證。故‘癡御’者，即‘癡用’也。”此御字作𠄎形，與以後所舉之例均作𠄎形不合。而該辭乃卜問亞𠄎是否以羌作禦祭之用牲，而非御用一義，殷文古樸，當無後世復文之例。又於《明》119(《合》24122)“乙丑割，王曰：癡卜御。”說：“足證‘癡御’者，亦當爲‘癡卜御’或‘御癡卜’之省，與‘癡用’之爲‘用癡卜’或‘癡卜用’之省者同。”該片殘缺，是否如其所斷，不敢確定，而該御字作𠄎與𠄎形均有別，故“癡御”與“癡用”義同，絕不可靠，現臚列𠄎之卜辭看有何意義。

戊戌王卜，貞：田𠄎，往來亡𠄎？王𠄎曰：大吉。在四月，癡𠄎，雙狼十又三。《前》2. 27. 5(圖 8)(《合》37473)

壬辰王卜，貞：田𠄎，往來亡𠄎？王𠄎曰：吉。在十月，癡𠄎，雙狼六。

乙巳王卜，貞：田𠄎，往來亡𠄎？王𠄎曰：吉。癡𠄎，雙鹿四麋一。

戊戌王卜，貞：田𠄎，往來亡𠄎？王𠄎曰：吉。癡𠄎，雙鹿四。  
《前》2. 35. 1(圖 9)(《合》37408)

壬戌卜，貞：田𠄎，往來亡𠄎？王𠄎曰：吉。癡𠄎，雙兕一。

乙丑王卜，貞：田𠄎，往來亡𠄎？王𠄎曰：吉。《京都》2927(圖 26)(《合》37511)

以上三片均卜畋獵之辭，其例甚多，由第三辭知“王𠄎曰：吉”以下之辭均為事後驗與否之記載，而非𠄎辭，就文例言，當是癡𠄎之結果，即能獲多少野獸。癡𠄎乃一種事情之動作狀。胡厚宣云：“癡御者，猶言用此卜，即按照所卜之事而施行也。”於此置於“王𠄎曰”之後還勉強可通，然於他辭則不能解矣。

畢癡𠄎雙兕一麋七。《徵》10. 12. 8(圖 10)(《合》37391)

此辭言畢𠄎而有獵獲，並非𠄎辭，明𠄎後可獲，則𠄎必是田獵之事。

□在𠄎貞：□不歎□𠄎？《前》2. 12. 7(圖 11)(《合》36433)

壬子卜，在□貞：今夕 □？

其歎？

癸未卜，在𠄎貞：今夕 不歎？癡𠄎？《徵》9. 5. 2(圖 12)(《合》36431)

□王貞：□羊，令人□。丙午至于□戊戌日方其正□朕𠄎？  
《前》4. 50. 2、《續》5. 18. 8(圖 13)(《合》20418)

□未卜，王：勿令 黍，朕𠄎？四月。《佚》615(圖 14)(《合》4243)

甲午卜，在𠄎貞：□从東夷，今日弗每？□在十月，癡𠄎，王正□佳王十祀。《續》3. 29. 6(圖 15)(《合》37856)

屈萬里先生於《集刊》十三本《不潛解》云：“‘乙丑卜，颺貞：瘵邑亡潛’一辭與‘己卯卜，颺貞：邛方不至於𠄎’一辭同版。董彥堂先生《殷曆譜》繫此事於武丁三十年五月，時方戎邛方及土方，懼敵人之侵襲，故有此卜。‘貞：方來入邑，今夕弗潛王？’一辭，為因有敵而卜，其文自明。……今夕不潛者，乃卜王及其臣衆（包括軍旅）于茲夕是否有警也。”而“方其正”“王从東夷正”，亦均軍旅征伐之事，是𠄎亦軍旅之事。“朕𠄎”之𠄎為動詞。軍旅與田獵所共有之事而皆屬動作者，當是駕御車馬一類之事。且𠄎於天氣晦暗或下雨之日均不便行事。如：

貞：不其𠄎？

今丙午不其𠄎雨？

貞：今丙午𠄎雨？

貞：不其隻？

貞：蒙侯虎其𠄎？ 《外》458+《前》3. 20. 3（圖 16）（《合》3286+4570）

甲子卜，王曰貞：𠄎𠄎 不用𠄎于雨？ 《前》5. 5. 7（圖 17）  
（《合》22758）

癸未卜，𠄎瘵夕又大雨？ 𠄎瘵𠄎？ 夕雨。 《後》下 18. 13（圖 18）  
（《合》38165）

壬戌 𠄎𠄎 瘵𠄎 𠄎？

其𠄎雨？

戊辰卜，貞：今日王田𠄎，湄日：不𠄎雨？ 《林》2. 26. 12（圖 19）  
（《合》37714）

其雨？

戊申卜，貞：今日王田𠄎，不𠄎雨，瘵𠄎？ 《前》2. 35. 3（圖 20）  
（《合》37742）

其雨？

戊申卜，貞：王田𠄎，不𠄎雨，瘵𠄎？ 《前》2. 44. 1（圖 21）（《合》37727）

𠄎，如照胡厚宣釋爲用，癡不用𠄎于雨，則不辭矣，殷代無如今之碎石馬路，一有下雨，路即泥濘不堪，不適用於駕御，故每有𠄎之事，均卜問是否下雨，而天氣昏暗，視線不明，亦不宜車馬，故“今日弗晦”則“癡𠄎”。征伐時，每卜問是否有敵人侵襲及是否準備駕𠄎，就地下發掘證明，殷代已有戰車，且頗講究，不用則解馬使休息，用時則駕之，故得卜問敵人是否夜裏來侵，好事先準備，以免事至慌忙，可見𠄎有駕御車馬之意。

貞：其𠄎𠄎？ 《乙》7142(圖 22)(《合》795)

丙申卜，[ ]巫𠄎，[ ]不𠄎？ 《續》5.26.2(圖 23)(《合》6579)

𠄎，未知是何動物。因氣候變冷，𠄎爲中國已滅絕的動物，今越南猶存，頭上兩長角並列，名若沙拉。𠄎爲動詞，疑有駕御之意。第二辭殘缺，不明其意，疑爲卜巫是否可𠄎之意。以上各例以御車釋𠄎，無有不可通者。故知“使馬”之義該𠄎而非𠄎，卜辭此兩字意義既判然有別，何以後世反以𠄎爲使馬？可由金文視其致僞之跡。

孟鼎：在 𠄎事，盥酒無敢曠，有柴烝祀無敢擾。 《代》4.42

頌壺、頌簋：監司新造貯用宮御。 《代》3.30、9.48

郭沫若於《兩周金文辭大系》釋云：“御者，《大雅·崧高》：‘王命傳御。’毛傳云：‘御，治事之官也。’故貯用宮御乃謂錫用宮中之執事者。”此乃承殷之𠄎史，同指官吏而言。

號叔鐘：不顯皇考，衷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昏辟；得屯亡眚，旅敢啟帥，井皇考威義。𠄎御于天子，剝天子多易旅休。 《代》157

齊侯壺：用御天子。 《代》12.35

御事爲天子治事之臣，於朝廷做事而名“御于天子”，與《國語·吳語》：“一介嫡男奉盤以隨諸御。”注：“御者，今時侍從之人。”均含有侍奉之意，故漸而引申有侍奉之意。

適簋：王鄉酒，適御亡遣。 《代》8.52

申鼎：以御賓客。 《代》4.15

郭沫若於《適考釋》云：“本銘御字即《曲禮》上御食於君之御。鄭注：